

十七史商榷

十

七

史

有

權

十七史商榷卷六十九

東吳王鳴盛撰

新舊唐書一

趙瑩修舊唐書

吳縝進新唐書糾謬表云唐室三百年傳世二十帝興衰之迹未有完史暨五季天福之際有大臣趙瑩之徒綴輯舊聞次序實錄草勘卷帙粗興規模僅能終篇聊可備數我仁宗皇帝臨文咨嗟申命名儒討論潤色積十有七年成二百餘卷案舊唐書向來皆云出劉昫宋刻每卷首列昫名此乃以爲趙瑩新五代史襍傳劉昫傳當後唐有監修國史之言國史卽唐書至趙瑩傳則無此語僻居正舊五代史瑩傳瑩於後唐位尙卑晉高

祖時方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監修國史後唐以唐爲本朝故稱國史至石晉革命似不得復名國史但此書始自唐明宗之長興成於晉出帝之開運歷年宰輔皆領其事俱以監修列銜晉人遂仍其故稱而吳縝因有趙瑩修舊唐書之語

舊唐書各種本不同宜擇善而從

劉昫等旣修唐書後宋命宋祁等改修爲新唐書而昫書稱舊唐書久之遂廢明嘉靖十七年間人詮等重刻成序稱弭節姑蘇窮搜力索吳令朱子得列傳於光祿張氏長洲賀子得紀志於守溪公遺籍俱出宋時模板云云觀此則聞人氏據宋板文氏徵明序云是書嘗刻於越州卷後有敎授朱倬名倬忤秦檜出爲越州敎授當是紹興初年云云而其下又有聞人公得舊

刻數冊徧訪斷簡校閱就緒云云繹其文則閩人所據乃別一

宋板非朱倬本也錢敏求

名逸常熟

藏有至樂樓鈔本不言出於

何人葉石君

名萬一名樹蓮吳縣洞庭山人徙居常熟諸生

本朝康熙初卒年八十

借得以校閱

人本多有不同張石民

名原

又借得石君校本以校近沈詹事等

攷定宋本石民跋稱葉氏所據鈔本係影宋鈔每卷末有校勘

人名

有右文林郎充兩浙東路提舉鹽茶司幹辦公事霍文昭蘇之勤等名

末卷有朱倬名然則

至樂樓鈔本卽是紹興本此本既與閩人本不同則知閩人本

乃別據一宋刻而非朱倬本益明但鈔本亦不全僅得其半鈔

本闕者葉校亦闕石民既用硃筆臨寫葉校又於閩人本與近

本不同者用黃筆注逐條之旁竊謂校書之道貴擇善而從徇

今而嬖陋泥古而迂癖皆病也聞人本與鈔本各據宋板未見

鈔本必是間人必非近本改易間人本處亦有可從觀葉張兩

家大都榮古虐今意見稍偏予從阮薑邨

名學濬山陽人雍正癸丑進士官編修

借石民本從李禹定

名大夏吳縣人

借問人本讐勘近本以己意裁取

不盡從葉張彼校善者從之但稱校本不標孰爲葉孰爲張間人本則稱原本

通鑑取舊書

文序云司馬氏修通鑑悉據舊史於新書無取焉愚謂通鑑於五代亦多從薛史且其文反繇於歐史可見司馬公不甚取歐宋

宋歐修書不同時

吳縝新唐書糾謬自序云唐書紀志表則歐陽公主之傳則宋

公主之所主旣異而不務通知其事故紀有失而傳不知傳有誤而紀不見又云其始也修紀志者則專以褒貶筆削自任修傳者則獨以文辭華采爲先不相通知各從所好其終也遂合爲一書而上之又胡宗愈奏請進糾謬云新唐書乃歐陽修宋祁所撰修謬帝紀表志而祁爲列傳各據所聞商畧不同故其所書事迹不免或有差誤云云愚攷二公修書不相通知其實乃本不同時也攷宋史第二百八十四卷宋祁傳言其修唐書在仁宗天聖之晚年歷明道景祐寶元康定至慶厯中告成以書成進左丞云云凡閱十餘年自守亳州出入內外常以橐自隨此言十餘年而吳縝則云十七年又言二十年又第三百十九卷歐陽修傳於遷翰林學士俾修唐書一段之下卽繼之以

知嘉祐二年貢舉云云則修之修唐書乃在嘉祐之前至和年
開事距祁稟成時相去已十餘年其下又繼以加龍圖閣學士
知開封府旬月改羣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
士而此下又接云修在翰林八年云云則修書凡歷六七十年之
功書成上距祁稟成約又二十餘年矣更證之以歐陽公年譜

文集分爲十篇者附有此譜雖不見誤人姓名要爲可信

逐年鑿鑿指出至和元年甲午八

月戊申詔公修唐書嘉祐五年庚子七月戊戌上新修唐書二
百五十卷庚子推賞轉禮部侍郎然則二公修書不同時明矣
吳言十七年者專指初次宋所修而言云二十年者合前後兩
次所修而言祁與其兄庠同登第授官史言天聖初而歐公之
登第授官則天聖八年輩名位稍在其後祁不爲紀志表非

以讓歐益用其所長先譔各傳餘姑闕如歐學問文章與祁異趣成名之後天下重之甚於祁未必肯壹遵祁軌躅上二百五十卷時恐或有改竄祁稟者

吳縝自序哲宗元祐四年作中有云書自頒行迄今幾三十載又云方新書來上朝廷付裴煜陳薦文同吳申錢藻校勘若校勘止於執卷唱讀案文讐對則二三胥吏足辦何假文館之士必討論擊難刊削繕完乃稱其職而五人者曾無建明但襲故常惟務喑默自後遂頒之天下案自元祐四年逆溯至嘉祐五年恰三十年蓋上進未幾卽頒行然則宋雖撰傳而總滙裁定實出歐公一手

修書之年以宋歐兩傳爲據可無復疑而曾公亮進表列刊修

官歐陽修宋祁范鎮王疇宋敏求呂夏卿劉義叟歐在宋前者以書成於歐手其實則宋先歐後又言凡十有七年成二百五十卷此皆不足泥進表又云唐書紀次無法蓋百有五十年然後得以發揮補緝克備一家云云舊唐書成於晉開運之末順數至嘉祐五年凡一百十五年此五十二字當乙

歐宋不采唐史料諸書辨

邵錫蔭曰唐之史料非不備也義寧武德中有溫大雅之起居注房玄齡許敬宗敬播之三帝實錄若姚思廉之貞觀紀傳顯慶中長孫無忌于志寧令狐德棻劉允之楊仁卿崔允又續之龍朔中許敬宗又補之此則唐開扈及盛時所紀載也長安中劉子玄朱敬則徐堅吳兢奉詔更撰唐書自勣業至開元備是

矣而則天高睿中宗諸實錄又出於子玄兢所修蕭嵩韋述賈
登李銳相繼續錄此唐中葉所紀載也安史之亂史書散失而
柳芳有唐厯若韓愈之於順宗蔣乂韋處厚獨孤郁之於德宗
韋處厚路隨沈傳師之於憲宗路隨之於穆宗李讓夷之於敬
宗魏謩之於文宗韋保衡之於武宗皆有成書宣宗時又詔蔣
乂崔龜從韋渙李荀張彥遠續成柳芳唐厯此則唐末世之書
可覆視也歐宋諸君一切屏置何怪用意者入奇澀鋪陳者入
迂疎哉愚謂溫大雅以下眾家亡者多存者少不知邵氏何由
而知歐宋一切屏置不用此說存疑

二書不分優劣

曾公亮進新書表云唐三百年治亂興衰宜其粲然著在簡冊

而紀次無法詳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實零落惟唐不幸接乎五代衰世之士氣力卑弱言淺意陋不足以起其文使明君賢臣雋功偉烈與夫昏虐賊亂禍根罪首皆不得暴其善惡動人耳目誠不可以垂勸戒示久遠宋人之詆舊書如此欲事改修自不能不痛加指斥今平心觀之二書不分優劣瑕瑜不掩互有短長至其所云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辨說詳後各條中

楊氏循吉曰劉昫等撰述詳瞻妙極模寫足以上追史漢下包魏陳信乎史之良者無以加矣奈何宋之慶厯又出新編大有增損舊書湮蔑君子不能無病諸雲翳白日日行空自如也史可以新掩舊哉吳兢韋述令狐岷皆金閨上彥操筆石渠劉昫

等因三人舊文爲書郎舍相踵旣出螭坳親見又遇劉司徒之博洽乃克成書忽有改圖殆不其然楊氏此論矯枉過正不得其平

新書最佳者志表列傳次之本紀最下舊書則紀志傳美惡適相等

竇苹董衝新唐書注

胡三省通鑑注自序云唐書之竇苹董衝注吾無取焉考董衝新唐書釋音二十五卷汲古閣無明南監板有此出宋人手便覺空疎誠如胡說不及何超晉書注其實苹注則亡矣羅泌路史國名紀第四卷辨萊蕪縣地名餘論第十卷論濟水各引竇苹說一條殆卽唐書注文又戰國策高誘本宋刻第二十一卷

趙策盡歸中山之新塋無名氏校注云新唐史集韻皆云武后所製字寶華作唐史釋音乃云古地字見戰國策抑別有所據
新唐書糾謬

吳縝新唐書糾謬二十卷自序云此書訛文謬事歷歷具存予方從宦巴峽僻陋寡聞無他異書可以考證止以本史自相質正已見其然若廣以它書校之則穿穴破碎當不止此愚謂只就一部書中揆求吳自言寡聞固矣然且不必論其廣以它書校否也可笑是并舊書亦絕不一參對爲太省事耳其指摘卻亦有精當處

舊書目錄脫誤

舊書目錄脫誤者如楊恭仁傳恭仁之曾孫睿交睿校本作脊

傳同此因相似而誤高祖子統王鳳校本作元鳳傳同然新書亦無元字則未見校本必是良吏權懷恩傳下小字注叔祖萬紀四字近本從宋本添

新書目錄脫誤

新唐目錄后妃傳下宣懿韋太后下注尙恭宋若昭恭當作宮又十一宗諸子傳自奉天皇帝琮以下凡三十八人此內有有事迹者有無事迹者攷之傳中人數眾多或見於目或不見於目知目乃隨手開列參錯不可據也儒學傳下啖助下應添趙匡陸質小字旁注

十七史商榷卷六十九

南海羅崇齡初校

順德李肇初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十七史商榷卷七十

東吳王鳴盛撰

新舊唐書二

新紀太簡

新唐書本紀較舊書減去十之七可謂簡極矣意欲仿班陳范也夫文日趨繁勢也作者當隨時變通不可泥古紀唐而以班陳范之筆行之於情事必有所不盡邵遠平謂本紀出廬陵手自一二行幸除拜之外紀載寥寥是矣而其尤不滿人意者盡削詔令不登獨不思班紀猶多全載詔令而唐紀反無詔令惡乎可且左史記言右史記動全削詔令是記動不記言也德宗出奔奉天全賴陸贄草詔罪已以激厲將士而新紀盡削不載